

## 超越意识的“岩石”：当诗歌作为符号 ——玛格丽特·H. 弗里曼“跨学科比较认知诗学”研究

徐 畔

(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 哈尔滨 150025)

---

### 摘 要:

在传统的诗歌批评中, 诗人的意图、诗歌的主题、情感表达以及技巧的运用往往是评价的核心标准。然而, 当诗歌被视为符号系统时, 评价标准需要扩大到对诗歌结构、意象和象征的深度解读。美国著名认知诗学家玛格丽特·H. 弗里曼提出, 符号化的诗歌不再仅仅依赖于诗人的情感传达, 而是通过符号的多重解读来引发读者的思考, 不是阐释而是体验, 鼓励读者参与诗歌的构建过程。这种互动性打破了静态的文本解读, 提升了诗歌的多元性, 也要求读者具备更高的文化素养, 理解诗歌的符号系统, 而不仅仅是感受诗人的情感。诗歌符号化体现了诗歌艺术与符号学理论的融合。符号学强调意义的构建和解码, 而诗歌中丰富的象征和意象正是这种理论的生动体现。通过符号, 诗歌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直接的解读, 而是成为一种开放的、流动的意义生成系统。玛格丽特·H. 弗里曼通过“符号学”与“认知诗学”的跨学科整合有力地将诗学从传统抒情文本的文体学批评转变为哲学和文化思考的平台。这不仅使得诗歌审美认知的内涵与外延得到极大的扩展, 而且以其“跨学科”进路将经典“认知诗学”推进到了“广义认知诗学”所倡导的“比较认知诗学”新阶段。

### 关键词:

诗歌; 符号; 审美认知; 玛格丽特·H. 弗里曼; 跨学科比较认知诗学

---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认知诗学研究理论与版图重构”(项目编号: 20&ZD291) 子课题“比较认知诗学”的前期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徐畔,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认知诗学国际研究会理事,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 “The Rock” beyond Consciousness : The Poem as Icon—A Study on Margaret H. Freeman’s “Interdisciplinary Comparative Cognitive Poetics”

Xu Pan

( English Education Department, School of Wester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150025, China )

###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poetry criticism, the poet’s intention, the theme of the poem,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and the use of skills are often the core criteria for evaluation. However, when poetry is regarded as a symbolic system,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need to be expanded to a deep interpretation of poetic structure, imagery, and symbolism. Margaret H. Freeman, a famous American scholar of cognitive poetics in the cognitive sciences and the arts. cognitive poetician, proposed that symbolized poetry no longer relies solely on the emo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ets, but triggers readers’ thinking through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symbols, not interpretation but experience, and encourages read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poetry. This kind of interactivity breaks the static text interpretation, enhances the diversity of poetry, and requires readers to have higher cultural literacy and understand the symbolic system of poetry, rather than just feeling the emotions of the poet. Poetry symbolization embodies the integration of poetry art and semiotic theory. Semiotics emphasizes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ding of meaning, and the rich symbols and images in poetry are the vivid embodiment of this theory. Through symbols, poetry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a single, direct interpretation, but becomes an open, fluid meaning gener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semiotics” and “cognitive poetics”, Margaret H. Freeman has effectively transformed poetics from stylistic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lyrical texts into a platform for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reflection. This not only greatly expands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poetic aesthetic cognition, but also advances classical *cognitive poetics* to a new stage of *Comparative Cognitive Poetics* advocated by Generalized *Cognitive Poetics* with it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 Key words:

poetry; icon; aesthetic cognition; Margaret H. Freeman; interdisciplinary comparative cognitive poetics

## 0 引言

历代诗人对语言在声音、意义和结构上的象征性方面特别敏感，所有这些要素都必须参与“诗歌作为符号”<sup>①</sup>的创作。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sup>②</sup>《论批评》（*An Essay on Criticism*）（1711）中“*But most by numbers judge a poet's song: / And smooth or rough, with them, is right or wrong: / In the bright muse, though thousand charms conspire, / Her voice is all these tuneful fools admire; / Who haunt Parnassus but to please their ear, ... With some unmeaning thing they call a thought, / A needless Alexandrine ends the song, / That, like a wounded snake, drags its slow length along.*”这个段落经常被引用来说明听觉或意象的象征性效果如何出现在诗歌中，文字是如何表达词语在做什么的，以此来说明“声音一定是对意义的回响”是如何实现的（Simon Alderson, 2001: 17; Meier, 1999: 149）<sup>③</sup>。尽管发音在诗歌作为感知现实象似符的创作中至关重要，但单凭声音本身是做不到的，实际上可能会阻碍诗歌的创作。

传统的文学理论往往强调诗歌的象征应具有象似性，即符号应与现实世界有直接的关联。然而，符号化诗歌理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在这种理论视角下，诗歌的象征不再仅仅是现实的镜像或映射，而是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和表现力。在象似性理据的框架下，诗人不再局限于直接的模仿或反映，而是通过象征的创造和组合，构建出一种新的现实，一种由词语构建的内在逻辑世界。象似性并不是诗歌象征的唯一或必然选择。在追求诗意表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更加灵活地运用各种符号和手法，创造出更加丰富和多元的诗意体验。这种对象似性的重新审视为诗人提供了更大的创作自由度，使他们得以运用抽象的甚至矛盾的符号，达到超越现实的新维度。这些符号在诗歌中不仅仅代表具体事物，更负载着诗人的情感与

---

① 本文出现了3个重要术语：icon（象似符、符号），poetic iconicity（诗学象似性），iconicity（象似性）。“诗歌作为符号”来自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岩石》中的标题“The Poem as Icon”。

② *An Essay on Criticism*, didactic poem in heroic couplets by Alexander Pope, first published anonymously in 1711 when the author was 22 years old.

③ 蒲柏引用的这句话源于他在本·琼森的诗歌《欧斐墨》（*Eupheme*）的抄录本中所标注的几行：“当声音从那里分开，/ 仍然留下了意义上的回声。”（Mannheimer, 2008: 152）琼森的诗行出现在描写心智本质的一节中，该节通过演讲的语言把心智的描述体现得淋漓尽致。琼森将单词“echo”（回声）中的字母c加倍，这是一种声音重复的图解符号。

思考，体现了诗人对现实世界的独特洞察。这也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解读要求，他们需要在诗的字里行间寻找线索，通过思考和解读这些符号，与诗人的心灵世界建立连接。认知诗学为文学批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强调读者在解读文本时的心智过程，正逐渐揭示出语言、心智与认知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 1 语言与心智的交融：认知诗学与符号学的交接界面

认知诗学的兴起，不仅为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认知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它打破了传统文学批评与科学研究的界限，促进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流与融合。它将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学批评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相融合，探索人类在阅读和创作文学作品时的心智活动与认知过程。

在现代诗歌研究中，一个显著的趋势是诗歌的符号化倾向。符号化诗歌超越了传统的修辞和意象，通过构建多层次的象征和隐喻，将诗歌的解读从单一的字面意义转变为多元的解读空间。这种趋势在 20 世纪的现代诗歌中尤为明显，尤其是在诸如 T.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和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等诗人的作品中。他们的诗歌不再简单地传达明确的情感或事件，而是通过复杂的象征、隐喻和暗示，邀请读者在字里行间寻找更深层次的含义。玛格丽特·H. 弗里曼（Margaret H. Freeman）指出：

并非所有诗歌都能成为符号，也不一定是诗人的意图。然而，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这种象似性是否表明了一种持久的评价诗歌的方式。在对同一主题的两首诗的案例研究中，我展示了为何只有一首诗成为我理解意义上的符号。然后，我通过简要探索人类通过想象力和理性的认知能力在我们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间寻找审美连贯性的倾向，重新审视了象似性理据的问题。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学构成了他的理论的启示，即诗歌的目的是表现一种被感知却隐藏的存在现实的符号表象，这在他的整个诗集中得到体现，并在他的诗歌《岩石》中达到了顶峰。最后，

我用一个简短的例子来说明符号对于诗人和读者的转换性力量。<sup>①</sup>

诗人，尤其是现代诗人，经常运用象征和符号来传达复杂的情感和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个人的情感体验转化为更具普遍性的表达。通过选取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如《岩石》(The Rock)中的“岩石”，诗人为这些符号注入了新的意义，使其成为情感和思考的载体。华莱士·史蒂文斯通过想象力，将一块无生命的岩石赋予了生命，使其成为一种思考的媒介，从而揭示了理性与想象力在构建诗歌符号中的桥梁作用。这种转化不仅丰富了诗歌的内涵，也使作品超越了个人的、具体的体验，触及更广泛的人性和存在主义的普遍议题。诗人通过创造性的符号运用，邀请读者一同探索和感受那些无法言说的深层情感和超验的哲思。

对于读者来说，诗歌中的符号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解读空间。每个人解读符号时，都会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文化背景和个人情感进行投射。在《岩石》一诗中，每个读者可能会从这首诗中看到不同的象征意义，引发共鸣，或许是坚毅不屈的精神，或许是时间的永恒，或许是生命的脆弱与坚韧。这种多元解读的可能性是诗歌魅力的一部分，它允许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和感受，使诗歌在个体间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对话。

在诗歌的传播过程中，符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压缩了大量信息，使诗歌语言精练而富有深意，还使诗歌的传播更具吸引力，符号的简洁性和多义性使诗歌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引发读者的共鸣。在《岩石》一诗的传播中，它所象征的“坚硬”和“不动如山”的意象，触动了无数读者，引发了关于生命、时间、存在和坚韧的广泛讨论。符号的传播力量，使诗歌成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媒介，促进了全球诗歌爱好者对于同一主题的多样解读和深入对话。

在史蒂文斯的诗集中，符号的运用是其诗学实践的一大特征。他巧妙地运用了一系列丰富的象征和意象，如“雪人”“坛子逸事”“看一只黑鸟的十三种方式”等，这些符号并非单纯的形象描绘，而是承载了多重意义，旨在挑战读者的感知和理解。它们在暗示、隐喻和象征中蕴含了深远的哲理，邀请读者在字里行间探索和解构。史

---

<sup>①</sup> Margaret H. Freeman, *The Poem as Icon: A Study in Aesthetic Cogn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172.

蒂文斯的符号表象，如“黑鸟”和“最后的孔雀”，成为其诗集中标志性的元素，它们不仅仅是文学修辞，更成为对生活哲理的探索，对现实与想象的边界进行持续不断的思考。

在他的整个诗歌生涯中，华莱士·史蒂文斯一直专注于发展一种诗歌理论，这种理论不是将“诗歌”理解为诗学表达的语言，而是理解为“事物本身，无论它在哪里被发现”（转引自莫尔斯，1957：14）。史蒂文斯关注的不是一首诗如何成为自己的人工制品，就像人们通常理解的“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这句话一样，而是关注诗歌的目的是创造出作为现实本质的无形的灵魂的表象。史蒂文斯（1961）故意将他的诗《岩石》放在《诗集》（*Collected Poems*）的末尾，其最后一首诗为《不是关于事物的想法，而是关于事物本身》（*Not Ideas about Things but the Thing Itself*），这并非偶然。他题为《岩石》的诗歌通过将诗歌作为符号，在其诗歌理论的最后陈述中达到高潮。布鲁姆（Harold Bloom，1977）在评论其标题为“诗歌作为符号”的中心部分时问道：

为什么把诗当作“符号”？在史蒂文斯的诗歌中，“符号”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其他任何地方，因此我们无从得知它对史蒂文斯的确切含义。“叶子的虚构就是诗歌的符号/神恩的形喻/而符号就是人。”难道这两个符号是一样的，以至于诗人本人只是叶子的虚构？“这些叶子是诗，是符号，是人，”正文接着说，第二节结尾宣称，“他的话语既是符号，也是人”。<sup>①</sup>

These leaves are the poem, /the icon and the man. / These are the cure of the ground and of ourselves, / In the predicate that there is nothing else. / His words are both the icon and the man. “这些是大地的治疗，我们自己的治疗，在别无他物的谓词里。”“诗”后面的逗号将“符号和人”分隔成一对，因此，这句诗的粗略解读是“叶子是诗，（它是）符号和人”。于是，“这些”就变成了树叶、诗歌、符号和诗意的自我，它们共同将我们自己和自然恢复到包含一切的存在本质。史蒂文斯诗歌中的所有图形—背景的例

<sup>①</sup> Margaret H. Freeman, *The Poem as Icon: A Study in Aesthetic Cogn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172.

子都源于“事件结构”隐喻，在这个隐喻中，自然——太阳、季节、花朵、水果、星球——和人类在他们的欲望中融为一体，这是两者的动机，即治愈和被治愈。诗歌就像所有的艺术一样，是一种试图突破或超越作为传统意识的尝试。

认知诗学作为一门探究语言与心智交融的跨学科领域，正以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论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其中。它不仅为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支持，还为探讨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共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通过深入研究认知诗学，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语言与心智的交融过程，进而揭示人类认知世界的奥秘。

## 2 诗歌符号的生成与超越

诗歌是一种复杂的文学体裁。几个世纪以来，它与人类经验世界的关系一直困扰着作家和读者：究竟是什么让一首诗“起作用”并经久不衰？通过分析诗歌对人类认知活动的影响，弗里曼声称艺术中的品位、美和愉悦只是审美能力的产物，而不是审美能力本身。她认为，审美能力应该被理解为人类的感知科学，因此是注意力、想象力、记忆力、辨别力、专业知识和判断力等认知过程的组成部分。弗里曼解释了象似性、隐喻、图式和情感的特征如何使一首诗成为一个符号。

一首诗要成为超越自身的符号，它必须在读者中唤起对其他事物的体验。在文学文本中看到“其他事物”的能力是人类心智运作的一个特征，它在所经历的事情中寻求意义（Rushdie, 1980）：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痴迷于对应关系。当我们发现这个和那个之间的相似性，以及“表面上没有联系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时，我们会高兴地拍手叫好。这是一种民族对形式的渴望，或者也许只是我们对“形式隐藏在现实中”的深刻信念的一种印象；意义只在闪烁中显现出来。<sup>①</sup>

---

<sup>①</sup> Margaret H. Freeman, *The Poem as Icon: A Study in Aesthetic Cogn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172.

华莱士·史蒂文斯，这位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或“批评家中的诗人”，以其深邃的诗学见解影响了整个现代诗歌界。在他的诗学观念中，诗歌的核心使命不仅在于描绘可见的世界，更在于揭示那些通常隐而不显的内在现实。诗歌对他而言，是揭示和表现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本质和意义的媒介。史蒂文斯坚信，通过精心构建的象征和意象，诗歌可以触及超越感官体验的深层次思考，将读者引领至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解领域，使他们能感知超越物质世界的精神存在。

在《岩石》这首诗中，华莱士·史蒂文斯通过选取“岩石”这一符号，超越了象征的局限，创造了一个更加稳固和具体的意象。“It is not enough to cover the rock with leaves./We must be cured of it by a cure of the ground/Or a cure of ourselves, that is equal to a cure/Of the ground, a cure beyond forgetfulness.”岩石在这里不再仅仅是一个自然元素，而是被赋予了承载时间、历史和人类命运的多重含义。它既是自然界的见证者，又是时间的见证者，象征着坚韧与恒久，与人类的短暂和易逝形成鲜明对比。通过对岩石的描绘，史蒂文斯挑战了读者对诗歌意图的预期，使文本的解读更为开放，鼓励读者从更广阔的角度思考自然与人类、生命与时间的关系。

身体与世界存在着有机的关系。对它来说看不见的东西并不是不存在，而是“不可见的”，潜伏着、隐藏着，作为另一个维度，史蒂文斯称之为“虚幻”，“超越遗忘”，艾吕亚的“另一个世界”。对可见事物的否定不是萨特（Jean-Paul Sartre）式的缺席或深渊，而是如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所说，“相对于可见事物而言，什么仍然不能被视为一个东西（可见事物的存在，它的维度，它抽象的内在框架）”。这意味着，“虚无”一词应该被理解为“无物”：“虚无不外乎是不可见的事物”（“虚无不非是无形”），也就是说，在对象化为概念之前存在的流动。史蒂文斯（1923: 24）在《雪人》的结尾几句中捕捉到的正是这种虚无的感觉：

雪原中孤寂的听众

物我两忘，摆出注目的姿态：

本来无一物，虚无即存在。<sup>①</sup>

在这些诗句中，史蒂文斯打破了我们将世界概念化为一种积极的人工制品的面纱，我们可以听到、看到和感觉到，以阐明无形的维度。不可见（无形）的是梅洛-庞蒂（1968）的原始前范畴，即在我们的概念化将经验带入意识之前存在的东西：“仅以触觉或动觉等形式存在的东西。”（What exists only as tactile or kinesthetically, etc.）《岩石》中探讨了这两个概念，“虚一无”（no-thingness）是我们感知自我的底层，存在于一个无形的维度中，以及前范畴的原始经验。对史蒂文斯（1951）来说，“真实不断地为虚幻所吞没。[……][诗歌]是表面的照亮，是自我在岩石中的运动”<sup>②</sup>。

史蒂文斯诗歌创作中反复出现的连接想象和现实的某些母题和主题，在史蒂文斯70岁后创作的《岩石》中达到了高潮，这些母题和主题共同构成了诗人对一首诗如何成为感知现实符号的认识。这首诗的三个部分不仅描述了诗学象似性的本质，诗歌本身也成为一种符号，通过感官认知的感觉—肌动—情感过程揭示了本体实在。《岩石》的三个部分，从记忆的幻象到诗歌作为符号的创作，最后以存在本质的狂想曲结束。

在《岩石》一诗中，诗人通过对岩石的描绘，将主题与符号紧密结合。岩石的坚硬、持久与无言，与人类生命的短暂和多变形成了鲜明对比，引发了对存在本质的思考。岩石象征着超越个体生命的永恒，它见证了世间的沧桑，承载着人类历史的痕迹。它见证了“一只鸟的飞行、一只鹿的轻盈、一个人的孤独”。岩石的存在，作为一个超越人类生命的见证者，强调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微小和脆弱，同时也反映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和对自然法则的尊重。

我们作为回应者所感受到的情动并不是诗中静态的某物，而是对诗人意图和动机的动态回应。当一首诗“起作用”时，它就会进入我们的潜意识认知过程，因为我

① 关于《雪人》的翻译来源于网络，译为晓峰。笔者译：对于在雪中聆听的听众来说，/ 而他自己，什么也看不见 / 没有不存在的东西，也没有存在的东西。

② “The real is constantly being engulfed in the unreal. [...] [Poetry] is an illumination of a surface, the movement of a self in the rock.”

们作用于文本，也被文本反作用。《岩石》中的符号语言超越了具象的自然描绘，展示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也提供了更广阔的解读空间，使读者在理解上更具开放性，这正是华莱士·史蒂文斯“从意向到符号”的诗学魅力的体现。诗歌符号化的价值在于追求审美上的连贯性，即在一首诗的内部，以及诗人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之间，要保持一种内在的统一性。这种连贯性超越了诗人最初的意图，使读者在解读诗歌符号时能感知到一种内在的和谐。在《岩石》这首诗中，史蒂文斯创造了一种连贯的审美体验，通过岩石这一符号，他探讨了时间、永恒和生命的意义，这不仅体现在一首诗中，也贯穿他的创作生涯。

### 3 符号与诗歌的审美认知

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艺术，其审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符号的运用。诗歌中的符号，如意象、情感符号和哲理符号，都是诗人在构建审美意境时不可或缺的工具。这些符号在不同的文化、历史和语境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们的能指与所指相互作用，创造出独特的审美效果。诗歌语言的隐喻和象征，通过符号的暗示，让读者在阅读中不断探索和发现，这种互动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享受。符号在诗歌中的运用，为诗歌评价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它们不仅是语言游戏，更是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通过符号，诗人能够传达超越字面意义的、更为深远的思考。

审美能力与认知功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认知功能涵盖记忆、注意力、语言理解、情感识别和问题解决等各个方面，这些都是审美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例如，记忆在理解诗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背景时起到关键作用；注意力则帮助我们聚焦在诗歌的细节，如韵律和意象；语言理解使我们能够解析诗歌的字面和隐喻意义；情感识别则让我们能够与诗人的情感产生共鸣；问题解决能力则让我们能够挖掘诗歌的深层结构和主题。这些认知过程共同作用，构成了我们的审美体验。符号不仅是诗歌的构建元素，更是诗人情感与思想的载体。通过对各种符号的巧妙运用，诗人能够跨越时空，传达深层的情感与哲理，触动读者的内心世界。读者在解读诗歌时，通过解构符号，能深化对作品的理解，从而提升审美体验。

《岩石》是史蒂文斯诗学探索的杰出代表，在这首诗中，“岩石”意象并非简单的自然物体，而是承载了多重意义的载体。通过它，史蒂文斯探讨了自然与文化、物

质与精神、静止与变迁之间的张力。岩石，坚硬、沉默，象征着时间的永恒与无言的智慧，挑战着人类对存在本质的理解。史蒂文斯巧妙地利用这一意象，挖掘出更广泛的存在主义主题，使这首诗超越了传统的抒情表达，升华为对生命、时间和宇宙的哲思。通过《岩石》，史蒂文斯展示了如何通过象征性语言揭示隐藏的现实，使得这首诗成为其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也为我们理解史蒂文斯的诗学思想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岩石》中的符号元素提升了诗歌的整体意义，使其超越了对个体生命的探讨，进入对生命、时间和存在的哲学思考。岩石作为自然界中最稳定的象征，与人类的短暂和易逝形成对比，使读者对生命的短暂和无常产生深思。通过“岩石”的视角，诗人对自然与人类、物质与精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揭示了生活与艺术、存在与消逝之间的张力。这种对永恒与瞬间、静止与变迁、个体与宇宙的对比，使《岩石》这首诗成为对生命哲学的深刻探讨，激发读者对生活本质的沉思。通过这些符号元素的分析，我们发现《岩石》不仅是一首描绘自然的诗，更是一幅关于时间、生命与存在意义的哲理画卷。

符号与情感的紧密联系，使得诗歌能够直击人心，无论是象征性的情感符号，还是直接描绘情感的词汇，都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共鸣。这种共鸣不仅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也揭示了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

在审美体验层面，符号的视觉与听觉美感及其激发的想象力，使诗歌超越文字本身，成为一种立体的艺术形式。符号与想象的交融，让读者在诗的世界中自由穿梭，体验各种可能的审美境界。

符号与诗歌的审美认知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话题。它涉及语言学、艺术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和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空间和探索空间。通过深入研究这一话题，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符号和诗歌的本质特征，还能在欣赏和创作诗歌的过程中获得更加深刻和独特的审美体验。

诗歌功能与认知科学的关系揭示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诗歌不仅是美学的载体，它同样作用于人类的认知过程，影响着我们感知、理解并构建个人与世界的方式。它挑战和扩展了我们的认知边界，促使我们以新的方式去解读现实，这与认知科学中对人类思维和感知过程的理解相辅相成。通过对诗歌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洞察人类如何通过艺术形式处理和理解抽象的概念，这为认知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

的实证材料。

符号的运用能够拓宽诗歌的审美境界，将读者引向超越现实的思考。诗人借助符号，将读者从日常的感知带入哲学的沉思，如通过死亡、重生、季节变换等主题的象征，引发对生命、时间与永恒的思考。这种对宏大主题的探索，使得诗歌的审美体验跨越了感官的享受，触动了人们对于存在、意义和终极问题的哲学叩问，进一步丰富了诗歌的内涵，也提升了读者的审美层次。在诗歌中，符号不仅仅作为语言的工具，更成为连接作者与读者心灵的桥梁，它们在审美层面上创造出一种超越现实的艺术体验，引领读者在视觉、听觉和想象力上获得独特的审美满足。这种符号的审美体验，使得诗歌成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不断地激发着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和对于生活意义的探寻。诗歌审美研究的未来将更加侧重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旨在揭示诗歌如何影响我们的感知、思考与情感，从而促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深度对话，推动知识的边界不断拓展。

#### 4 结语

在传统诗学理论中，象似性是衡量诗歌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即诗歌是否能真实地反映和表达现实。然而，在现代诗歌中，象似性被重新审视。诗人不再局限于直接模仿自然或情感，而是倾向于创造一种超越现实的、象征性的表达。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文化认知的载体，研究者们可能会更加关注诗人如何通过符号来表达复杂的情感和思想，以及这些符号如何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在《岩石》中，史蒂文斯摒弃了传统的象似性，通过将岩石描绘为一个见证者和思考者，突破了现实的界限，将一个无生命之物转化为富有哲思的存在，以此深化诗歌的象征意义，反映出符号在现代诗歌中承载的深远含义。这种对象似性的突破，体现了诗歌符号化理论的深化与拓展。在史蒂文斯的诗集中，符号表象被巧妙地编织进诗歌的肌理之中，构建出一种超越文字表面意义的丰富内涵。史蒂文斯的诗作常常以日常之物作为象征，如春天、帽子、雪人、黑鸟等，这些符号不仅是物象的简单描绘，而且承载着多重解读的可能性。他用这些象征性元素激发读者的想象，引导他们去探索和体验超越字面意义的深层世界。通过这种对符号的巧妙运用，史蒂文斯展示了诗歌如何能够超越传统叙事，成为洞察世界和自我存在的有力工具。

总之，美国认知诗学与认知美学家玛格丽特·H. 弗里曼通过“符号学”与“认知诗学”的跨学科整合有力地将诗学从传统抒情文本的文体学批评转变为哲学和文化思考的平台。这不仅使诗歌审美认知的内涵与外延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而且以其“跨学科”理论进路将经典“认知诗学”推进到了“广义认知诗学”所倡导的“比较认知诗学”新阶段。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诗歌审美领域中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它推动了我们诗歌欣赏的深度分析，不再仅停留在感性的层次，而是结合了认知科学的理论基础，从神经生物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去探讨诗歌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这种结合促进了我们对诗歌功能的全面理解，包括它在人类情感、记忆和想象力发展中的角色。通过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诗歌如何影响和塑造我们的认知世界，为教育和艺术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有助于推动诗歌审美的理论和实践发展。

---

#### 参考文献

- [ 1 ] Pope, A. *An Essay on Criticism* (London: Lewis, 1711) [ M ] . Facs. edn. : Scholar Press, 1970.
- [ 2 ] Freeman, M. H. *The Poem as Icon: A Study in Aesthetic Cognition* [ M ]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 3 ] Alderson, S. Chance and Imagination in Literary Iconicity [ J ] . *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5, 2001(01): 17-29.
- [ 4 ] Meier, H. H. Imagination by Ideophones. Nänny, M. & O. Fischer. *Form Miming Meaning: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C ] .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135-154.